

休菴影語

明盛此公遺著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2 1366B

南陵盛于斯遺著

休庵影語

上海開明書店刊

南陵此公盛於斯遺著

休庵影語



目次

新序一	九
新序二	二一
舊序	二九
泪史自序	三三
宮詞小序	三六
落花詩小序	三七
缺壺草小序	三七
詩傳序	三六

宜秋圖小引	三〇
薄少君詩小序	三三
總批水滸傳	三四
西遊記誤	三五
弁牡丹亭	三七
牡丹亭跋	三八
晉人風流	三九
療言補	四〇
紀夢	四二
祝天	四三
一枝小言	四四
秋半自課	四七

休庵春莫功課	四
花禁	五
西域行程記小序	五
名士不得其死	五
紀遺	五
改封石首公爲金輪王册文	五
紀泉	五
甲戌紀異	七
閒中錄異	九
遙祭恩嫂黃孺人	六〇
可憐娘沈孺人墓碑陰	六四
此公自作墓志	六六

書亡女柔娘墓碑陰	六七
休庵八詠	六八
與周無所師(一)	七三
與王侯書	七四
東周元亮(一)	八四
東劉煥於	八五
與甘太嶽帥(一)	八六
與周無所師(二)	八八
與田子潤	八八
與周無所師(三)	八九
東王邑侯	九〇
寄丁彥雲	九一

與李爲霖	九一
與唐翼甫	九二
與張佩玉師	九三
與周無所師(四)	九四
與甘太嶽師(二)	九五
與陳凱侯	九六
東甘太嶽師(三)	九七
與周元亮(二)	九八
東周雲兮	一〇〇
東傅幟符	一〇一
與蔣行素	一〇二
與李爲霖	一〇三

與呂正之·····	一〇四
與周元亮(三)·····	一〇五
與揚白石·····	一〇六
與楊心一·····	一〇六
與減齋·····	一〇七
與力園·····	一〇七
與傅遠度·····	一〇八
與吳賓賢·····	一〇八
與周園客·····	一〇九
與汪舟次·····	一〇九

新序一

此公誰何南陵之盛。朱明末葉，生彼奇人。惜乎予晚出三百年，不及覩其丰神。初更不識其姓名，遑論讀其遺文。幸蒼天使盧生不幸而家貧，賴粉條自給以飄零；浪遊東西南北如浮萍，在窮途結交於友琴。友琴家在南陵，是此公之鄉親。於是盧生知有三百年前之此公，此公亦得遇三百年後之盧生。盧生喟然嘆曰：「此奇人，此奇文，可作今世之砭針，竟永埋於荒榛！知者得無埋怨乎小陳。」友琴聞之而慍。曰：「自附風雅之盧生，汝胡不使隨日月而常新，災梨棗（或鉛字）以流行。予既加以標點，汝當題以序文。」盧生允。遂吮毫嚼墨，大膽著佛頭之糞。

猶以爲未足者，此公未見住北平之俞君，不然平伯必有一番高論云云。冀野沐手拜書，廢曆夏日一箇寂寞黃昏。

新序二

無病呻吟的文人，是文學界的敗類；他們的作品，曾殃過梨棗，重重疊疊積壓在藏書館裏的，也簡直是文學史上的污點。他們的呼號，是沒有討飯乞婆的可憐；他們的悲咽，只彷彿賣淚妓女的可笑。我只覺得他們是可恥的，是應當詛咒的。但那些著作，居然也曾風行當時，受過盲目者的崇拜與歌頌。——不意如盛此公這樣的奇士，有偌大未展的抱負，多方的不世的天才，反湮沒了，很少有人曉得；他做出許許多多的奇文奇書，反遺失得一部都沒有，這豈徒是一樁可惜的事，乃真正值得爲此公以及和此公彷彿的人痛哭的呀！

凡讀過周亮工的盛此公傳（見櫟園文集和虞初新志）的人，該沒有一人不驚此公爲奇士的。這區區一冊休庵影語，本不足以代表此公的著作，祇不過是一些零星小品的彙編，絕非此公聚精會神的經意傑構。——但吉光片羽，也就倍足愛惜，何況奇筆異情，流露於字裏行間，存其文便存其人，正是吾輩好奇之士所樂意觀讀的呢！

他的著作的散佚可算是知識界一件大不幸事。那些書的目錄，就我所知的是：詩傳，西域行程記，雙丸記，悲紅記，封居胥，籌邊書，淚史，毛詩名物攷三十卷（據周亮工云本書尙流傳），曆法二卷，輿地考十卷，羣書考索十二卷。這些著作，非尋常無聊的詩文集可比，是確有壽世的真價的。例若詩傳，毛詩名物考，可以做研究詩經的寶筏，且也是古人所謂格物致知的學問；羣書考索，西域行

程記，富有漢學家考據的精神；曆法乃是郭守敬而後罕見的專書。其他或於文學上，或於史地學上，或於政治軍事學上，均應占有重要的位置。

此公先生的卓識，真是所謂獨具隻眼的。他的讀書方法，尤超庸人萬倍。在科舉時代，尤其是朱明，注重八股文，士子們遂不得不死讀宋之經義。此公卻大不然，在詩傳序內說：

『讀書原要自己肚裏討分曉；不可執定注脚，走入注解窠裏喫人誤殺！』能夠說出這樣有見解的話，這是有何等自信力的人。

此公重視水滸與西遊，其態度頗爲誠懇，他所做的總批水滸傳西遊記誤兩篇，見於本書，都是考證的文章。在今人未考證西遊水滸二百數十年以前，便早已有人作過西遊水滸的考證了。雖他的考證，不及今人詳細精密。但他所會

想到說出的，今人做夢還不會夢到哩！讀者一閱原文便知，恕我不另引出了。

此公行文，慣集一些語體，若在現在，當然受觀衆歡迎。只是在當時，自然要如周亮工所云：「不中有司尺度」了。他對於世俗迂儒，頗加抨擊，在西域行程記小敘裏說：

『可怪今人忒煞小樣！忒殺瑣碎！見一人語言略別於俗，便說是奇談；文字略別於俗，便說是鬼話，是胡說。』

這種嫌惡的口吻，見於言表。又此公因爲一生潦倒，所以時作憤今世語，在晉人風流裏說：

『好笑今人有一樁大詫異的事，嘗見乳臭兒向廚前灶後，學得幾句清客話頭；胡亂喫幾碗濁酒，便自裝瘋打癡，不顯不狂，以爲晉人風流……使當

時諸君子知有今人，定當嘔死！今人若見當時諸君子，定當羞死！」
意思不是罵他的儕輩的無聊，便是罵他的後輩的可惡，針砭當世，可云痛快已極！

關於此公的生平，已有周亮工梁非一之文，可以窺見。現在把我以為重要的兩點，更明白地分寫出來。

(1) 產生此公的時代：我從各方面考查的結果，此公應生於神宗萬曆五年，他的年譜，可列在 1600-1650 的前後。因為他初遇周亮工，是辛未年（崇禎四年即1631）次年（1632）此公的眼睛便瞎了。按公與周元亮書，說到「丙子螟螣復作，工役煩興」等話，是崇禎九年公還沒有死，死的年代，大約在丁丑戊寅間，其墓碑紀年亦刻崇禎戊寅字樣，如死於戊寅，公應享壽四十一歲。在他

的自作墓志內說：「癸酉年三十六」自癸酉至戊寅加五年，適爲四十一歲。

(2)產生此公的地點：安徽南陵縣奎潭鎮。該地雖也有小桃源、奎湖等勝，然並非大觀，一點秀氣，想盡鍾於此公一人之身了。

我在幼年好讀小說的時代，從父親的集錄簿裏，看見此公的一篇淚史自序，一篇落花詩小序，以爲是好文章，把牠念得爛熟。去年因爲病後，借姚氏春蠶秋書館休養，氤氳碧柳，寂寂幽池，花草籬邊，豆瓜棚下，我和潘小齋談論文藝之餘，偶及盛此公，因向盛昌言君借得原本，親手抄成，並加標點。我深深感覺到此公身世，大是可憐。現在他的後裔，對於他這僅僅遺下的一點作品，又復不加愛惜，追論印以贈人！此公於詩傳序內曾有一段話道：

「當年作者，亦有一段苦心。但時異世殊，人非物故，又無好朋友，佳子弟，以

成就其未成之局，遂使數年來眼光心血，祇供覆瓿！嗟乎！古人之零文奇字，銷沉零落，豈止此哉！

唉！這些話，竟成了「夫子自道也」了。我不知此公讀書處——奎湖傍——到如今的夜半，有沒有幽靈的飲泣之聲啊！

今年我的朋友盧冀野，自南京來書，勸我公開此公的遺著，并允作序文，謹將抄本重加整理，並不嫌詞費為敘其大概如此。至於標點有無不合之處，是要請海內一般好欣賞奇文的朋友們加以指正的。

十八，七，四，陳楚材於南陵春蠶秋書館。

此
页
空
白

舊序

此公何如其人哉？余請點古昔諸名鬼，一擬議之：

其少事詩書時，一事不知，以爲深恥，有如陶宏景。聞有異書，必往祈借，有如崔慰祖所謂書淫者。

時東事沓起，乃長歌烈士，擊碎唾壺，不欲區區筆硯間，端坐作老博士，有如來護兒。

19

讀書至「擊鼓其鏜，踴躍用兵」，遂輟而嘆，作丈夫爲國滅賊以樹功名之想。旣而不利，歸臥湖干，家計壁立，環堵蕭然，晏如也！有如吟梅花帳者：「早分清

素賸堪誇，臥雪眠雲自一家。雪又不寒雲又暖，護持清夢到梅花。」

不甯惟是：貧賤驕人，有如田子方。

不甯惟是：覽山涉水，作詩飲酒，爲風月主人，有如歐陽彬。

不甯惟是：訂鴛鴦盟譜，尋遊仙夢，有如王珉，有如崔郊秀才。

嘗作詩曰：「飄飄任取風和雨，死也還同一處棲。」此其券也。

然又有異焉者：破血肉之團，證死生之果，每向竺典道藏，參同，悟真等書，靜會千遍萬遍，討取消息。如石林子，海蟾子，山中宰相，真願，追步其踪也。

然又有異焉者：雅有術數，深索劍俠，嘗遇石屋道人，授以白猿經，術成，三年不試。如打鐘行者，洪州書生，妙手空空兒，種種異人，偶語及之，便捫膝想慕，有不可一世之思。昔曾託余謄寫荆卿傳一紙，粘壁臥讀，其所好所崇，可卜也。

然又有異焉者：自己已目瞽後，尙爲余作「旅菴」二字，繼又書一幅授余，因題曰：「從來只說腐司馬，何曾更識盲羲之。」其點畫波撇，曲屈如昔，所謂「古欽脚」，「屋漏痕」，「高峯墮石」，「百歲枯藤」，「驚蛇入耳」，殊未遠也，真有杜審言衙官北面之謂乎？

此公乃何如其人哉？吾得略擬議之如此。

里人梁非一謹撰。

此
页
空
白

泪史自序

錯翁曰：世態千假萬假，只此眼泪，最不可假，大痛大泪，小痛小泪，未有無故而悲啼不止者。卽如曹阿瞞是從古來第一個忍心漢子，殺人不眨眼的魔君。及至臨死，姬妾滿前，嗚咽萬狀，留連婉轉，苦不自勝。人說：「阿瞞弄假，至死不悛。」我獨以爲：霜降水涸，木落歸根，縱使絕大奸雄，無常一到，手脚都無用處。當時阿瞞不知作過多少黑漫罪孽，到此地位，追悔不來，心頭事，眼中泪，原是一套家私。昔人云：「平生奸偽，死見真性」者是也。

齊元帝殘忍刻薄，殺人如麻，甚至以哀嚎爲鼓吹。比臨土窖，兄歌弟和，未免

泣數行下，况其他者乎？

昔人以哭姬受上賞，退謂人曰：「我自哭亡妾耳！」呵呵！向非有此引頭，正恐雙白眼揉得通紅，總成無益。我往往見街市上有彈唱說詞的，說到古今傷心事體，那些聽說人，一箇箇關泪汪汪，這卻爲着甚麼？况夫古今來氣化不齊，升沉異路，孤臣孽子，遷客逃奴，與夫烈婦情變，以及羈奇劍客，幾多飲恨，不少吞聲，其欲出不得出之氣，欲了不得了之情，欲完不得完之事，欲高不得高，欲低不得低之地位，欲歌不得歌，欲哭不得哭之憑弔歎歎，後人爲之設身處地，凡有心男子，未有不放聲長嘆痛哭流涕者。

此一點泪，卽稽侍中之血也，睢陽之齒也，常山之舌也，眉間尺之頭也，伍大夫之目也，裴淑英之耳，強項之硬膝也，比干之心，孝嬪之肝也，南將軍之指，爪透

背之拳也，掩袖之鼻，遠山之眉，蠶室之腐也，望帝之魂，萇宏之碧也，易水之背，指冠之髮也，陳鳳山之肉，景清之皮，楊椒山之膽，鐵尙書二女之骨也，文文山不下樓之脚，靖忠報國之背，與連呼過河之聲也。

若把此泪，灑向青天，則必悲風怒吼，迅雷破山。灑向厚地，則必黃河西流，泰山東踢。灑向星前月下，則必浮雲晝起，冷雨夜零。灑向花之顛，草木之末，則必萬樹飛紅，千條掩翠。灑石石爛；灑海海枯；灑金鐵則化爲灰燼；灑上帝閻羅，以至由旬羅刹，則必三日合眼，七日低眉。

傷哉！盡大地山河，微塵世界，皆泪場也。三十乘，二十一史，皆泪譜也。恨不能徹天入泉，令曼娥申包胥卞和諸人，勺水不入，以上下千秋間與（此下有遺漏）錯翁病廢，心液已乾，雙眼頓矐，所不盡者，目邊之點水耳。

嗟乎！是耶非耶？生耶死耶？若滅而若沒耶？嗚呼噫嘻！錯翁先生其誰耶？人世間尙有有心男子耶？請各具三斗血痕，讀我千秋泪史。

宮詞小序

唐人喜作宮詞，閨怨。大都嶽奇失意，孤憤無聊所寄耳。况奇物致疑，修眉見妒，福薄命薄，千古實同。嗟夫！響屨廊空，美人草茂，秋風泣素，御水流紅，絲絲皆作泪痕也。余每欲求善本合刻之，閨怨不可多得，而宮詞如王建、花蕊夫人，又俱前代塵帙。今搜笥得周王甯獻王二百七章，一代風流，尤足觀者，雙璧猶存，千金何惜！

落花詩小序

紅瘦綠肥，泪灑漢宮絃上曲；香消玉減，魂飛金谷墜樓人。到地無聲，流鶯易老。春愁似海，粉蝶空忙。李三郎未免多情，可惜金鈴清夜月；何水部空聞嘆息，誰憐紅袖踏歌行。片片辭條，粉瘞諸天空色相；枝枝蘸水，光迷玉洞有無間。欲從青帝乞長生，先向錦窩翻短調。涼風莫奏，羯鼓輕敲。牡丹亭若發連枝，藏春塢應開並蒂。且澆白墮，一賦招魂。

缺壺草小序

詩餘者，卽唐人之長短句也。宋人始有定格，至金元則增損之，以爲雜劇。迨我明而作者雲興，院本幾於千計。究竟合拍者不數種，音龐句雜，鈎吻棘喉，宮商莫辨，南北無分，此皆歲月相沿，不復釐正之過耳。卽今新刻詩餘，頗多增入，而音聲律呂，又往往欠諧，毋乃因院本之變，而并詩餘亦變。

近得程周父缺壺草三卷，頗有先正之遺。大雅元音，庶幾有或存者。

詩傳序

蘇長公傳書傳易，俱已板行，獨詩傳一帙，竟不知出誰氏之手。且殘闕者，十之二，顛倒重複者，十之五六，抄謄漫滅，陰陶帝虎者，不可勝計。余數四讀之，覺當

年作者，亦有一段苦心。但時異世殊，人非物故，又無好朋友，佳子弟，以成就其未完之局。遂使數年來眼光心血，祇供覆瓿。嗟乎！古人之零文奇字，銷沉零落，豈止此哉！

己巳客白下時，卽有終焉之志。事未竣，旋復臥病，束之高閣，又年許矣。辛未冬，煥於劉子，讀書休庵。余乃以朱墨罅蠹之餘業，付煥於董其成。嗟乎！古人不可必致恨於未完也。

雖然，讀書原要自己肚裏討分曉，不可執定注脚，走入注解窠裏，喫人誤殺。如孔子存秦風，人止知繼周者秦。不知讀夏屋一詩，便識秦無再傳之烈。存魯頌，人止知進魯於周。不知讀闕宮一詩，而五帝三王以來，斯文一脈，近延於洙泗之濱，此又孔子一段微意也。

余因序詩傳輒并及之。

宜秋圖小引

歲庚午，余臥病無聊，雨田煥於諸弟，挾一二歌兒，時至休庵，以消孤憤。

一日，集碧玉諸姬，劇飲齋頭。忽雙羽南來，一函遙墮，起視之，則雨田手書，並宜秋圖也。煥於便捉卷狂躍，倒戴方山巾，薄施粉墨，執紅牙拍板，歌白苧辭三疊。

其一曰：

新秋好，巫山夢覺巫山杳。同窗分得一絲涼，蘋風十里荷香繞。小閣凌空壓碧波，波紋約略星光小。閨中無那阿奴嬌，沒箇心情來乞巧。膩粉半貪愁，宮妝都

草草舞衣零落粉紅蓮，溪上青山橫不掃。侍兒催促趁新涼，紅窗臨出鴛鴦稿。總是害淹煎，數皺猶未了，醉覩水調頭，壁月秦淮曉。起來灑酒誓牛郎，溫柔之鄉真可老。踏踏歌，新秋好。

其二曰：

仲秋節，可惜年年受離別。到處空留薄倖名，茱萸帶剩連環結。今歲落便宜，鴛鴦飛不得。新翻紅豆詞，暗作烏絲褶。朝來姑射人，姑射人如雪。盈盈月痕來照席，嫦娥亦覺無顏色。廣寒飛出數枝秋，變作棲香金蛺蝶。只爲受花憐，造卻貪花孽。恨郎終是愛郎多，愛郎箇是知疼熱。試把別來情，一一憑君說。幾欲爲君彈，彈來不成疊。欲作斷腸詞，詞成剛半闕。自將螺子畫雙眉，愁容高出相思墨。紀佳期，中秋節。

其三曰：

秋將暮，爛斑紅樹生煙霧。記得去年江上船，載郎從此天涯去。一從去後總
淒其，朝朝望斷江南路。連錢寶馬復歸來，征衣銷盡紅顏污。安排暖閣疊重裯，紗
窗更着湘簾護。鵝笙鳳管久調停，心香暗襲深深炷。酬天美滿錦前程，少年不爲
風流誤。莫言取次故人新，端詳還是新人故。芙蓉花下舊苔痕，香鈎猶認凌波步。
相偎相倚復相憐，照人無奈嫦娥妬。光搖翡翠衾，漏盡梧桐露。生憎相見難，死殺
留郎住。花爲營陣錦爲窩，何須更買長門賦。圖成比翼與連枝，何須更註鴛鴦簿。
海枯石爛有窮時，祇有歡娛無盡處。奈樂何？秋將暮。

歌畢，連吸數觥，猶自婆娑不已。余輩爲之哄堂，諸美亦皆絕倒。

薄少君詩小序

司馬長卿死，文君爲長卿作誄，文君死，去相如若干年，不可考也。

張尙書薨，關盼盼居燕子樓。向非白舍人「白楊作樹」之語，則紅粉亦未必成灰，猶是千古一大疑局。

君烈死，薄少君以詩哭之，百篇有奇，傳者僅八十餘首。君烈有遺腹，驚姜數月，而薄少君亦死，張天如撫其孤。

嗟乎！天生天如以爲君烈哉？使天如不撫孤，則薄少君必不可死，薄少君不死，則沈君烈正難帖然於九泉也。今作如此散場，應是同歸羽化。玉皇香案吏，王

母執環兒，相見當啞然一笑。

總批水滸傳

施耐庵作水滸傳，其聖於文者乎！其神於文者乎！讀之令人喜，令人怒，令人涕泗淋漓，復令人悲歌慷慨。或如親當其厄，而危切身，又如己與其謀，而功成事定。他如報仇雪恥之舉，孝親信友之情，以及市諺街談，方書兵法，鬼神變化，龍虎飛騰，種種無不絕妙。

然更有一段苦心，惟葉文通略識其意。耐庵，元人也，而心忠於宋。其立言有本，故不覺淋漓婉轉，刻畫如生。其稱宋江者，宋與宋同文，故以宋江爲之首。其謀

主曰吳用者，吳與無同音，言宋家輔相之臣，皆無用以至敗亡了。奸臣必稱蔡京、童貫、楊戩、高俅者，誅元兇也。首稱破大遼者，卽所以破金元也。稱平河北、定淮西者，所以吐宋家懨懨不振之氣也。征江南、方臘，而皇秀大半死亡者，宋家儉安、江左、趙家一塊肉，終於此也。宋公明葬楚州，而神遊蓼兒窪者，死不忍忘故土也。林冲之殺白衣秀士王倫者，王倫與王倫同名，倫首附秦檜，倡成和議，殺之所以雪憤也。晁天王不得其死者，君子惡亂始，所以戒後世也。宋江等之生始於洪信走魔者，蓋指道君信任左道，首開禍亂也。

其命意大率如此。故其文縱橫出沒，莫敢逼視，當與十空經並垂不朽。若以世間小說目之，嗚呼！冤哉！

羅鶴林謂：「施耐菴作水滸傳，三代皆啞，」豈有如此之天道耶！

西遊記誤

余幼時讀西遊記，至「清風嶺唐僧遇怪，木棉菴三藏談詩。」心識其爲後人之僞筆，遂抹殺之。

後十餘年，會周如山云：「此樣抄本，初出自周邸，及授梓時訂書，以其數不滿百，遂增入一回，先生疑者，得毋是乎？」

蓋西遊作者，極有深意：每立一題，必有所指，卽中間科譚語，亦皆關合性命真宗，決不作尋常影響。

其末回云：「九九數完歸大道，三三行滿見真如。」九，陽也。九九，陽之極也。

陽孩於一，茁於三，盛於五，老於七，終於九，則三三九數也，不用一而用九，猶初九潛龍勿用之意云。三三九九，正合九十九回，而此回爲後人之僞筆，決定無疑。

至若關尹管子博物誌，皆後人僞筆，讀者皆不可不辨。近日續藏書，貌李卓吾，更是可笑。若卓老止於如此，亦不成其爲卓吾也。又若四書眼，四書評，批點西遊水滸等書，皆稱李卓吾，其實皆葉文通筆也。余最恨今世齷齪豎儒，不揣己陋，欲附作者之林，將自家土苴糞壤，輒託一二名公以行世。而讀者又矮人觀場，見某老先生名諱，不問好歹，卽捧誦之。若此等人，尙可與之上下千古，品隲是非乎！因西遊記誤，并及之。

弁 牡 丹 亭

世界有以情死者，未聞有以夢死者；有以情死而或死者，未聞有已死而尚復生者。麗娘之死耶？生耶？總不可知也。當問之寥寥牡丹亭，落落梅子枝。

牡丹亭跋

支郎小青傳中，有一絕曰：「冷雨幽窗不可聽，挑燈閒看牡丹亭。人間亦有癡於我，不獨傷心是小青。」嗟夫！千古有百千小青，無兩麗娘，生爲情癡，死爲情鬼，復何恨！乃知塚上之青，井中之紅，實與羽泉之碧，易水之虹同弔云。

晉人風流

好笑今人有一樁大詫異的事，嘗見乳臭兒向廚前竈後，學得幾句清客話頭，胡亂喫幾碗濁酒，便是裝風打癡，不顛不狂，以爲晉人風流！

呵呵！我且說幾個風流與你聽着：東山相業，知有謝太傅否？神武勇略，知有劉寄奴否？博學多能，知有張司空否？薦賢爲國，知有山吏部否？寬宏正靜，知有羊叔子否？清介貞固，知有劉貞長否？清白高尚，知有陶靖節否？死忠死孝，知有卞壺嵇紹否？明哲見幾，知有張季鷹否？文雅典麗，知有二陸三張否？不期死友，知有羊曇羅遵生否？

至若書法，則右軍爲一代之祖，畫苑，則虎頭爲一代之師。嵇之嘯，阮之哭，寥絕響，繞床而呼，布帽而擲，落落寡儔。俐齒伶牙，不及謝家之新婦；深謀祕計，不及庾水之舟師。談玄，則有高座道琳；參禪，則有朗公寶誌。富則有石季倫；貧則有

范史雲。男之美，則有潘安；女之麗，則有宋禕。使當時諸君子知有今人，定當嘔死！今人若見當時諸君子，定當羞死！晉人風流，豈易言哉！

雖然，亦有近之者，殘忍刻薄，差似王敦；反復負義，差似侯景；慳貪鄙吝，差似王戎；鑽穴窺鄰，差似謝鯤；迂疎懶慢，差似嵇康；自此而外，非我所知也。

療言補

華聞修嘗作療言，謂其可以療貧瘡也。余因病甚，復拮據昔人昔事，作療言補云。

境有可思者六：

芙蓉城

望夫山

羅浮夢

業有可修者三：

三生石

長生殿

武陵原

詩有可誦者一：

古樂府

縮地

遊仙夢

文有可諷者三：

擬恨賦

連昌宮

琵琶行

才有可憐者四：

李後主

陳後主

東昏侯

石季倫

事有可危者四：

貂蟬

陰平

博浪

溱沔河

地有可哭者三：

烏江

五丈原

朱仙鎮

時有可惜者四：

爭荊州

鴻門宴

擣黃龍府

國朝復河湟

洛都水也

人有可法者四：

程嬰

高漸離

夷門監者

河北壯士

又有可從者四：

狗屠

餅師

博客

朱家奴

又可懷者六：

田橫

曼倩

寒泉子

蘆中人

徐洪客

魏先生

一云太原卜者

女有可懷者四：

紅線

隱孃

香丸二婦一婢

傳奇有消魂者三：

獅吼

曇花

原板牡丹亭

紀夢

予十七八時，嘗夢至一處，亭臺樓閣，金碧璀璨，大非人世間所目覩。最後一堂，榜曰：「習鑿齒讀書處。」余亦不解其爲何故。

二十年後，予旣病廢。甲戌冬，與謝幼靈坐雪休菴，偶談及古人，幼靈輒曰：「習鑿齒風而且跛。」余茫然自失者久之。追思前夢，豈偶然哉！

左丘明司馬遷習鑿齒，皆以旣廢而作史，二十年先見異兆，彼蒼或者其有意乎？

祝天

斯福薄，不敢妄及，願此生得一少年韻品，如張緒，衛玠，王子晉，能飲一斛不

醉；得一老縑老黃，能痛飲酒，熟記青樓韻語，天寶遺事，得一遲暮佳人，能歌離騷，讀史記，作晉字，舞三刀，醉誦南華秋水篇。

如此十年，則少年者且巍巍矣。老縑老黃，亦欲各求出世大路矣。遲暮佳人，亦欲尋到頭伴侶矣。

斯何人敢不辦西行裝束乎？世態如此而已！生平如此而已！

一枝小言

生平抱清癖，但厄於貧病，不能副平泉輞川金谷藏春之勝。聊出管見，自開一小世界，當鷓鴣之暫息。不雕不斲，不椽不藻；清自成吾癖，貧豈爲我病？

選山巒奇幻，泉源迴繞處，開地頃餘，內以十町，悉種芭蕉，其下布以金沙，間以青山小文石，其叢集錯亂處，柱湖峯之極高峻者數株，其外盡環以香椽，不宜剔削，欲令着地皆枝，所以防惡客，非以防綠林客也。

其支徑之入處，架柴成扉，懸以小額。當題曰「小綠天」。書額必得龍光氏，毋令他人染點墨也。

其中鑿以小渠，天大率闊二十步，深亦如之。務令婉轉迴通，其岸無庸甃砌，任其崩頽湍斷，但旁種青蒲綠莎耳。

溪之北，築一基，高二尺許，砌以中村白石，沿砌種繡橙草，上構一室，縱橫約十笏，脊高八寸，檐高六尺，前設雙環朱扉，四週及頂，俱覆以亮瓦，內設小湘竹榻几一，天然几一，上置古榻古爐瓶，壁挂半古琴一，榻橫舊滑鐵如意一，光怪古鉤

一餘香聽便聽好，齋門架白石小橋，以通人間一線，蕉下散置石床，石竈，石缶，石鑪，可以坐臥，可以嘯歌，可以烹茶，可以試酒，酒酣，卽沃以甘露；詩成，卽書以貝葉。當綵霞初結，璧月纔升，真一片琉璃世界也。

跌誦一經一偈，不是修清淨無量，但乞一帆順風送故人到眼耳。時或雨過風喧，則尋一二知己，談兵說劍，試一聽之，正三軍戰酣，鼙鼓亂槌，萬騎突圍，纛旗連颺，并州兒壯心未死，於斯亦稍得意哉！

緣澗而深入，更闢一圃，不必計地，約種絳桃百本，多益爲妙，其封植構架，彷彿如前，但得跨澗尤勝。——卽不然，當中開一渠，闊五丈許，曲折如帶，藏三斛小舟，當盛開時，則集心知數輩，浪飲分題，微風過處，片片落屈卮中，如此逸韻，定不容悠悠者領略也。

使溪邊枕藉，則泛泛漁郎，闌珊可老，迷花斷夢，心骨都香。絳桃而外，盡栽修竹，緣溪而入，悉植黃蘆，溪上小堤，多種楓柏梧桐松柏槐榆之屬。使秋光寂寞時，策杖相看，庶幾熱鬧場中，留此一片冷况也。

所餘山島間，創茆庵，種梅花，隙地密種丹楓，或玉梅初開，或黃葉滿徑，或坐星前月下，或對西風中，清磬乍聞，疏鐘忽動，朗誦西方聖人，和以數聲鐵笛，仰天一笑，世界何人計？此時咀餘亭月華如練，竹柏交橫，相對者有紀帥和元帥事，倘了，當作頭陀，以主庵住持，共完一部戲局。

秋 半 自 課

世界漸涼，已堪着眼，當急取古今之快事，憤事，怪事，狂宕事，一銓次之，品題之；仍取古人韻語，俊語，媚語，劍氣語，西來語，一靜參之，或長歌之；益取古今孤臣，蕩子，征夫，醉顛，博客，怨婦，爲位以泣之奠之，毋浪度此歲月也。

休庵春莫功課

晨起，焚香拂塵，勿令元規，溷我清白；禮牟尼彌勒，降心習靜。五六刻，看經書五六章，上晝晴爽，臨帖十數字，聊師筆意，不求逼肖，以貌晉人。苦陰翳，則一片飛紅，減儂春色，第有薄醉，瞑坐而已，不堪搔首問也。

隨意治蟲蝕，或蒔種，或芟刈花之非類，或扶翼樹之顛欹者。旣而看童子烹

茶，或自煮之，聽其簌簌松濤中，帶金戈鐵馬聲。茗熟可啜，則展翻詩刻數十幅，不妨任意丹鉛，不妨狂歌擊節。

午餘則昏賊內攻，睡魔外寇，耳目手足，心膽魂魄，不爲我用，乃出西遊水滸以敵之障之，長蘇強人說鬼，先獲我意，信手拈焚幾瓣，不求名勝，姑以辟惡氛云耳。

下晡散步湖干，拍手獨歌紅拂牡丹亭數段，我有自家腔，或如牛鳴，或如劈竹，或如敗鼓破鑼，非崑非浙，非弋陽，非四平也，歸則世界一抹黑矣。

於是張箒讀史，大家一場模糊不明白也。倘是日有故人過訪，則一切不要緊事務，悉皆停閣，但不廢煮茗焚香，夜則連床啣晤，細談離索，無則漏下十刻時，拂衾獨寐，別來兄弟，都須檢點一遍，我有三彭，此外不許我生計較，我之榻，故人

來，不必懸，自是無人敢登也。他如偶爾過從者，介於相知不相知之間者，不妨嵇之嘯，阮之哭。

花禁

有引

余先人種木樨一庭，甚蔥蒨可愛。先人亡後，遭村兒野媪所剪伐，遂令枝頭童然。甲子秋，予多方培植，漸復其舊，乃榜以禁之。雖無金鈴絳帳，聊申憐惜至情，願得月夜時，一對故人，庶幾不負芳韻也。

牒係廣寒，香分月窟。瓊樓散吏，玉宇金童。只合伴霓裳之譜，素鳳和鳴；薦黑瑚之觴，白鸞並舞。豈可辱在泥沙，摧諸庸獍？既乏裁雲之襪，又無綃露之裙。每令阿主心寒，花神色沮。是以寧甘飼蠹，豈可飯牛！

西域行程記小序

可怪今人忒殺小樣！忒殺瑣碎！見一人語言略別於俗，便說是奇談；衣冠略別於俗，便說是畸人；文字略別於俗，便說是鬼話，是胡說；一切氣動略別於俗，便說是怪事。

天地極大極廣。如頭可飛，心可活，趾可捉，手可步，專車之骨，夏耕之尸；龍食信而肥，獾食鐵而澤；南方有湯泉，北方有涼火，鳩能發石，魚可吞舟，鳥有九頭，獸有四翼；——種種色色，總是尋常。

蔡中郎張茂先郭景純原不是脫空說謊也。欲窺五方之一斑，請讀西域行

程記。

名士不得其死

近日吳中名士，大約不得其死。如歸季思以思死，繆太質以悲死，吳虎侯以盜死，鄒公履以仇人支解死。趙連城死於魏璫之烱鑪，葉文通死於賢豪之毆擊，金梅郎死於嘔血，沈君烈，薄少君，程龍光，浦在辰，黃介子之死，又皆不可考也。天乎！生其人而殺之，果何爲哉！果何爲哉！

紀遺

余不肖，賦性疏略。每遇佳紙妙筆，輒臨池作十言，或數百言，比成，卽棄去，不復存稿。

曾記從曲中爛醉，書案頭斗方滿百幅，及醒，已爲座中諸子攜去，隻字不可記憶矣。至若書石投諸水，書葉付之風者，又在所不論也。

今將遺失者，略存其概，以備搜討云。

- 一 草堂別集，並雜詩一帙，計三十餘幅，在白門程龍光處。
- 一 影語初集，計五十餘幅，在溧陽馬綠翼處。
- 一 幼稿數十幅，在長和尚處，爲人竊去糊窗。
- 一 封居胥一卷，並籌邊書，共計六十餘幅，板刻未及印行，爲祖龍取去，其原稿，一在揚州李篤霖，一在繁昌鄭又元處。

一 白戰雪詩三十律並雜詩十數章，在馮五明處。

一 擬恨賦，秋思賦，計二十餘葉，在王貞甫處。

一 表榮論二十餘幅，在謝淑會處。

一 雙丸記，悲紅記二十餘幅，在女夫董文若處。

一 子規詩百章，同李爲霖賦，稿竟失。

一 手柬十數幅，在唐翼甫處，又三十餘幅，在周元亮處。又二十餘幅，在謝幼靈處。若朋友往來之存貯者，梁非一，朱閔仙，不下數百，今病廢之餘，亦無心輯錄矣。

改封石首公爲金輪王册文

金玉其相，龍鳳其章，道行赤白，德配陰陽。出西崑之祕，升東壁之堂。初脫手於刀鉗，稍融圭角；既列名於鐘鼎，盡吐琳琅。吸丹砂以駐彩，溷紫泥以和光。允文允武，能圓能方。錫爾石首公，進封金輪王。欽哉欽哉，世世永昌。

紀泉

泉之始，始於太公九府圖法。有曰龜，曰刀，曰泉者，皆範金爲之以象形也。

泉之狀，內方外圓，上下皆平，初無款識之文。暨周秦間，有文曰「半兩」，皆紀其目也。漢曰「五銖」，猶乎半兩之意。當是時，內外都無輪郭，議者以其文易漫滅，乃周內外之沼爲「仄」。仄也者，所以護款識之文也。

唐高祖武德中，鑄開元泉，而始加以通寶之號。曰「開元」者，言國初建元之始，而實非元宗之開元年號也。——凡若此者，皆款識於陰。如研銘、杯銘、及鏡背之文是也。古人識物，必於其陰，今人不解，而妄以泉之有文處爲陽，無文處爲陰，此謬之謬者也。

用年號識泉，不知起於何代，至宋，則又有皇宋、聖宋、元寶、重寶之別者，皆避年號重複之文耳。

及元末，韓林兒改元龍鳳，而泉鑄爲龍鳳之形，此又不學無術之甚者也。

泉識之文，雖種種不同，大約尊奉一王，無敢奸其制者。至我國朝，列聖相因，泉法大行，雖有大小厚薄不倫，絕無顛倒舞文之事。

今崇禎改元以來，司局者率意變更，於款之陽，各加款識。有曰丁，曰應，曰廣，

曰浙，曰工，曰戶，曰新，曰公，曰青，曰局，曰季，曰白，甚至而又作一馬形者。嗚呼嗟乎！今天子大一統，而泉法名號變亂至此，有識者竊爲寒心。數十年而後，分爭之事，或未可知也！嗟乎嗚呼！首事變更之人，當伏一王之法。

甲戌臘盡，錯翁先生偕幼靈子，紀於蘧亭之泡閣。

甲戌紀異

異者，反常之謂也。異不遽見，亦不虛見，必此有所感，然後彼有所應。非諛說者塞聰，卽豺狼者當道，非培克者在位，卽貂璫者蔽明。

晦翁曰：「天心仁愛人君，」此心深有理會。

余病廢以來，不出休庵者已六年，只據我耳之所聞，身之所歷，僅此鄉黨中災異，歲必屢見。如今年甲戌秋七月間，有赤鼠小於常鼠，渡江而東，不可記憶，夜出嚙稼，數頃皆盡。

八月初七日，忽飛蝗蔽天，聲如雷震，男婦老幼，呼聲動天，金鼓旗旛，若拒大敵，如此者六七晝夜。十月夜，地震有聲。十一月，小麥竟畝皆秀，如四月麥秋時。十二月初五日，清晨，天甚晴明，四周聲響，若通邑都會中，帶洶洶決壑聲。頃之，陰雲四合，風雨驟至。午未，雷動西南。臘月初一日，余卽聞百舌噫嘻，此皆陽氣過洩，天道逆令。以一鄉一邑如此，則天以下，海以內，又不知作何光景也。惜乎當道者無鄭俠，不能繪流民之圖，上痛哭之疏耳！

是年也，霜降前五日而霜，谷雨後六日而霜，六月而雨冰，鴨三日而哺卵，此

雖細事，亦氣機之乖戾也。故記之，以俟有心人。

閒中錄異

朝廷之事，莫大乎災異！故春秋日食則書，六鷁退飛則書，雨螽則書，無非仁愛人君，欲其因事修省，以答上天示象垂戒之意。

予病廢，一切天下事，無所見聞。

丁丑，入春來，陰雨連朝，淒其無奈，因從閒中摩索，自丙子四月，以及今正月，災異屢見，約略得數條紀之，亦以見杞憂之意云耳。

四月十七，地震有聲如雷，自西北達於東南。次日，又震。六月間，疾風暴雨，雨

點中盡皆細蟲。雷震紫荊山，大柏樹，皆雷火所焚。太白經天，自七月起，至臘月方沒。七月，漢陽江涸一晝夜。臘月初，西風拔木，雷電，自丑至辰方止。正月朔，日食。蕪湖索麵巷人家，產一豬，一首二尾八足。南陵之瑯琊山，蕪湖之成山，繁昌之千軍嶺，盡皆出白土如粉，饑民取食，但不可見油膩耳。

十月之間，災異凡九，其不聞不見者，又當何如哉！

遙祭恩嫂黃孺人

嗚呼！恩嫂而竟死耶？嗚呼！恩嫂而尙未死耶？或死也，或未死也？十二月廿一日，晨刻，接晏四維手報，內云：「前月行素已喪內助。」嗚呼！若然，是嫂真死矣！嫂

死，而天不可問矣！

予自辛酉十一月，會行素於長安客邸，不過半面交，初未結通家好。此時余餘裝足以結客，而行素徹骨一寒，試周之而猶不受，無論借貸也。

暨壬戌六月間，余資裝喪盡，黑貂減色，舊相知者多掩蓋避道而行，而行素乃周旋益密。於是始得以叔禮見嫂也。又數月，余身餘十指，囊無一錢，衣敝露肘，履穿着地，寒酸傴僂，幾同行乞。偶遇行素，行素飯余，嫂乃竊呼行素曰：「盛叔一貧如此！君爲渠友，甯任其立槁長安道左乎？」余於是日遂受舍於行素。然行素與余俱嗜酒，而俱窮，不能時辦。每天寒風冷，嫂則密出其女紅之餘，以佐兩酒徒之費。

忽而臘盡，余歸裝無措，高堂老母，遊子神飛，欲歸而實未能也。行素乃貨其

墳典未如也；解其裾襦，猶未足也；而嫂則褫其寒裳以質，余始粗能作歸計。是余之得見母子妻孥者，皆嫂之遺也。

明年癸亥，予留桑梓，雖音問時通，實未申寸衷悃款也。

甲子春，予文戰不利，復遊長安，予以三月十六日到京，行素以十五日去楚。予時寓雨花之高座十餘日，走別嫂西渡，嫂命其子大成挽留甚苦。予迫於偕行者之艸艸，從暮煙雨中，揖嫂而去。嗚呼！豈知此一別，遂成長別耶！

嗚呼！計嫂之年，不當死也；據嫂之賢，不當死也；究行素之德，亦不當死也；胡爲乎而竟死也耶？意者行素運衰耶？令嗣福薄耶？吾輩不合有如是之賢嫂耶？——不然，而嫂胡爲乎死耶？嫂死而天不可問矣！德不可憑矣！行素之運，信衰矣！令嗣之福，信薄矣！吾輩永無如是之賢嫂矣！

嗚呼！昔漂母一飯，報之千金。予今受嫂百漂母之恩，竟未致一薪之報，恩嫂有靈，當必鑑予也。

予於聞訃之日，爲位而哭，他無所言，惟長號踴躍，搶地顛天而已！嗟乎！嗚呼！長辭已矣！形不可再見矣！音不可再聞矣！殘絲剩縷，已化斷梗飛蓬矣！行素之中饋，已虛無人矣！伶仃幼子，已作煢煢無恃之孤兒矣！

嗚呼！哀哉！長辭已矣！即使行素異日者，立貞石，表墓門，丹染青楓，黃焚塚側，徒爲灰飛蝴蝶而已。卽余沉千金於河，哭三尺之土，亦徒爲弔生祭死之虛文而已！又安得令予親奉顏色，跪堂墀而一拜乎？

嗚呼！恩嫂！長辭已矣！嫂有一子一女，女已適人，而且生甥矣，男齒尙未成立。使予終身貧賤，斯亦已矣；倘萬一稍稍得意，當必有以曲全之也。

嗚呼哀哉！殘燈兮焰短，霜鼓兮不鳴。淒風起兮窗罅，冷雨泣兮檐鈴。惟願離
 三途而超鬼獄，登九品而證仙真。祚行素以助垂竹帛，福藐孤而昌厥前程。

嗚呼哀哉！死生一別，永隔幽明。如斯而已！如斯而已！恩嫂諒其有靈。

可憐娘沈孺人墓碑陰

嗚呼！天下有母年垂盡，而竟失所養者乎？天下有有子而竟不能養母者乎？
 天下有有子不能養母，而竟反貽母以勤苦終身者乎？可憐哉！我母生我，惜若掌
 珍。我不肖，罪孽深重，不見佑於皇天后土，身抱惡疾，年三十有三，而遂罹伯牛之
 阨，舊疾大作。龍鍾委頓，不似人形。手足僵木，不便持行。凡一飲食，一櫛沐，一結衣

解帶，一坐臥起立，以至涕唾便液汗穢不堪之事，無非我老母周全也。

每歲經絡苦痛者凡數月，痛則長號呼天，晝夜不絕。老母亦復如是，廢其寢食。尤可恨者：遍體瘡痍，腥臭腐潰，淋漓膿血，重裯皆透。日易一衣，月更一被，親行洗濯，不問冰霜。尤可恨者：目盲心燥，小不如意，尙然使氣。此等罪孽，總沒地獄可着我。尤可恨者：夙成冤對，百難千磨，衣不得衣，食不得食。一切井竈，杵臼，栽蔬，種菜之屬，雖丁年健奴之所不能者，而我母皆力爲之。傷哉傷哉！此伊誰之罪哉？傷哉傷哉！母獨何辜而遭此劫哉？

母今年六十有七矣！我病劇者，六七載矣，我命亦不知盡在何時？我死後，別無一子一女，曉得我母如此可憐者。因壽域告成於石碣之陰，謹書數語，以哀告後來之仁人義士，知此中爲可憐人之殘骨，毋令牛羊蹂躪，斧斤樵蘇，則我雖渺

渺遊魂，敢忘作杜回之鬼哉！

我母姓沈氏，爲潼關副使青嶼公之從姪女，其履歷具見南陵甘太崧先生行狀，貴州備兵使者周無所先生墓志，及春坊中允文鐵菴先生忠源公合墓碑。

此公自作墓誌

癸酉二月，余病劇，爾時諸友悉赴宛陵就試，欲取身後一言，以作蓋棺計，了不可得。

從昏瞶中，自撰數語，聊以仰告後人耳。文則吾不知也。

盛於斯者，卽此中骨。大業未就，惡病纏篤。苦不可支，飲恨而沒。正命之年，三

十有六。杉棺三寸，殮衣常服。壬山丙向，祖父同域。嗚呼！時異世殊，荒坵華屋。百千萬年，終須反覆。若遇仁人，幸毋露暴。嗚呼！孤墳無主，可憐哉！休教野鬼吞聲哭。

書亡女柔娘墓碑陰

柔娘者，盛此公女，董文若妻也。生而穎慧，善讀書，尤好唐人閨怨送別詩及花蕊夫人宮詞百章。十五適董，十七而死，死之日，蓋己巳年八月初三也。

先是好諷金剛經，一夕若有所悟，忽問余曰：「鬼何似？」余曰：「惺然常存，疑而不散者是。」又問曰：「孰常存是？孰不散是？」余曰：「常存者不散，不散者常存。將萬緣諸有，攝歸箇中，不令有一毛髮地，略加滲漏，便是常存。任他刀林劍

樹中，只認我原來，便是不散。若念起而不滅，則常存者不存；若念滅而不起，則不散者亦散。」爲問曰：「我將爲鬼矣！」居數月，無疾而卒，歸殯於此。文若名夢蛟，古猷州人。

休庵八詠

一 柏塔摩雲

余先人塚上，有刺柏一株，蓋先人之手澤也。從踵及頂，參差錯亂，漸斜而上，不假採束，儼一塔也。每扳援憑弔，不勝風木之感云。

御史臺前金翠枝，霜烏棲穩亞雲低。兒家姓氏慳題雁，慚愧摩空柏雀離。

二 桂屏邀月

正寢之前，有屋數椽。庭表餘隙，地方六丈。種金桂八本，每約四五幹，枝攢條簇，遂成一屏。余先人因命堂曰寶桂，園曰藉園。

一枝金粟月華清，露溼香魂嬌不成。自是江南當月戶，醉醒猶聽白鸞聲。

三 疏梅散玉

休菴之西，竹園之外，老梅半枯半折，橫出數新枝，依依蘸水。每開時，嫩香媚人。但恨雜竹支離，無一榻坐席地，常相聚首。意此君別具鐵石心腸，不許穢骨領略耶？——雖然，余既爲君主人，一枝終須入手。

泠泠傲骨遠風塵，逗出天香遍洛神。翠羽嘈嘈清夢覺，龍鍾雙袖一痕春。

四 修竹鳴珂

休庵之陽，余先君時蓄篋簞，滿千個，大皆合拱。自戊申年徙居縣郭，爲傍舍侵漁殆盡，龍孫鳳雛，厭厭不振。乙丑，余復治其地，種數十竿，浸浸然有生意。向來參天拂雲者，庶當再見哉！

新筍香時正落花，養成雛鳳數竿斜。微風度盡琅玕曲，影入晴窗護翠紗。

五 薜蘿勻香

寶桂堂之左畔，舊清芬軒之故址也。其軒既廢，而故堵之陰，生野藤數百，纏莽四佈如網罟，牆屋都遍，不復露瓦。其葉冬夏一致，其花細而白，其香如茉莉。因命之爲香薜蘿，補入花譜紳。

離披紫萸犯檐垂，翠作圍牆香作籬。每到開時頻彷彿，相隨薜荔獻軍持。

六 芙蓉膩粉

唄餘亭之西，種芙蓉五本，小蘇堤亦種數本。樹頗蒼鬱，當衆芳寥落時，此君猶含媚麗。每冷露溼兼葭，微霜侵鼓角，集二三知己，月底相看，真覺清標襲骨。向令無此君，世界不太蕭索哉！至如取粉膩牒，更自足憐足寶。

淡暈疏痕別有神，嬌啼淚粉漬羅巾。沉香亭北如相詔，妬殺當年楊太真。

七 芭蕉夜雨

余先君性忌枯澀，凡庭餘及園圍之隙地，悉種芭蕉。嘗云酒酣聽之，有漁陽三搥意。先君頗善

吟詠每醉，詩成，卽縱筆揮之，俱有佳處。比至霜降時，不堪書而葉殆遍枯矣。先君逝後，猶大暢茂，其葉有縱九尺，橫三尺者。且歲復結花，中含甘露，每吸之，覺肺腑冰涼，但恨其不能自駐顏色耳。若能少駐，當贈以綠天侯。

滴滴琅璫鶴怯眠，雙飛青鳳帶寒煙。仙癯想入金莖露，近日移家小綠天。

八 桃杏晴霞

頃餘亭之前，余先君植桃杏數株，間以春紫荆三本。每花時四望，若海日纔升，朝霞初結。暨乙丑歲，紀余明師，復助予作小蘇堤。種絳者，深紅者，淡白者，凡十餘樹，花時益加馥郁矣。愧余未題杏苑之名，聊作桃源之避。他如不言而下自成蹊，又花神之別遇也。

朦朧月底杏花香，點出桃源一逕長。洞裏春光三萬樹，年年消受小漁郎。

與周無所師

來諭云：「流賊獗猖，訐動腹心。」嘗考逆璫芟刈之後，往往有此變。如劉瑾既敗，其養子劉六劉七，荼毒齊魯，往來江淮者數四，官軍莫敢撓其鋒，向非金山颶風，厥禍將未有艾也。流賊之所以猝難撲滅者，兵無主帥，人人得用其長技，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由，出沒無常，惟利是趨。吳元濟淮西之難，正坐此耳。此等烏合，非併之一處，則散不可擊。欲併而非貨以嘗之，利以誘之，三覆以待之，此必不得之數也。

與王侯書

昔人云：「識時務者爲俊傑。」使士不知時，而徒然高談闊論，援引古人，拘已往之陳迹，昧當事之先機，此馬服君之子所以遺笑千古也。

今流賊不逞，訐動內地，彼兵無長技，囊無糗糧，士無主帥，所在土崩瓦解，摧敗莫支者，其故何哉？

說者謂：太平日久，民不知兵，一旦變出倉皇，遂而血肉狼籍。又謂：戎政積衰，軍無紀律，耳不習於金鼓，目不習於旗旛，不殺賊而殺官，不畏法而畏敵。又謂：度支無策，芻蕘莫將，既不能無米而炊，又豈能枵腹而戰。又謂：將非嘯咭，師乏干城，

以執袴之書生，馭肉食之惰卒，上猜下貳，命賤威尊，流弊種種。所以中外洶湧，而卒難料理者，正坐是耳。

生以爲此舉大概而言，而實非目下之先着也。生邇聞楚中有警，安慶被圍，中都之賊，復不知所底止。若徒以大兵壓之，賊必望風西走，而與楚寇連兵，是反脫賊於危，而驅賊於安也。

夫以荆楚之富甲天下，荆楚形勢亦甲天下，西通隴右，南接三巴。若使二賊相合，以彼必死之身，當此可生之路，勢必至於屠城掠地，劫舍焚廬，餉不我食而賊食；險不我乘而賊乘；主客之形既分，則勝負之數，殆未可知也。

尤可慮者：中都陵寢所在，萬一餘燼再張，不惟震驚在天之靈，當事者無以自謝，賊恃三窟，而率然之勢成矣。

生以爲當事者宜傳檄楚師，以重兵糜賊，而議撫塞黔隴之要害，以示不得西。傳檄江西，以本路兵屯九江、蕪湖等處，多設疑兵，以示不得南。然後我吳帥以舟師駐蕪湖，提大軍舍舟登陸，取道無爲，出舒城、廬江，以橫當二賊之衝，嚴陣而弗戰，晝則偃旗息鼓，夜則萬炬齊發，金鼓迭鳴，如此數日，則賊必疑，疑則不安，况又前無所據，退無所鹵，賊困且饑，必求遁去。當是時也，我兵三面促之，而止開大江一面，先檄池州守臣，與江南沿河一帶，設伏山谷間。先遣我水兵，駕舳艫數百艘，內填沙土，上覆以米，鑿其底而膠之，僞插進糧旗號。我軍先各繫小艇，然後纜舟江岸。賊窘迫，必來爭渡，且欲得糧，我軍委舟，乘小艇先走，俟賊半渡，我軍以火器乘其後。賊之未濟者，必自相蹂躪，而死於江。旣濟者，卽舟膠不發，而江南伏兵，齊出截殺，賊雖勇如韓彭，謀如管樂，未有不束手而就擒者也。

皖城之圍既解，則中都之反仄自安，然後鼓行而西，楚寇不降亦散，遣其脅從歸田，而戮其渠魁於市，則中原自此寧一矣，海內自此奠安矣！

若玩愒成風，偷安自便，而反大言欺衆曰：「此么麼子，不足污我刀劍。」以致養成禍亂。倘萬一有效尤而起者，則將何以待之？誤天下蒼生者，非此輩而何？獨不思安慶爲留都門戶，上游咽喉。若徒以舟師攻賊，而賊已先據上游。目今春暮，南風甚多。兵法曰：「制人而不制於人。」今我師逆流仰攻，驅蓄縮之徒，當方張之賊，賊逸而我勞，是我反見制於賊也。况安慶未平，我必不敢踰賊而涉湖湘。倘楚寇窺吾前，安慶賊躡我後，以截我餉，則將首尾受敵，而安慶不守矣。安慶不守，則長江之險，非復我有。長江失險，則池州必危，池州危，則賊必水陸並進，而青陽南陵，又爲賊陸路必經之途。而南陵尤爲四衢之地，無崇山峻嶺，高城深池，天

子以師臺爲三輔守土，南陵之安危，係留都之安危。向非帥禦有方，措置有法，生恐變不生於流賊，而生於肘腋也。

夫流賊初非大志有定謀，不過爲饑寒所迫，始爲劫擄，既而嘯聚，又繼而斬木揭竿，遂至於烏合蟻聚，而攻殺長吏。語曰：「涓滴不止，將成江河；毫末不扎，將尋斧柯。」正今日之謂也。

生蒙師臺知遇，愧不能參帷幄之末議，今欲自致其犬馬之情，敢借前箸，而商守禦吾陵之策可乎？

吾陵之俗，耕田而力食者，柔脆而愚；遊手而坐談者，貪淫而狡。時正二麥未秋，倉庾告乏，窮民之無告者，十室而七。聞賊將至，每每竊相謂曰：「死於賊，死也；死於稱貸無措，亦死也；乘機而動，暫圖快活，事定而受戮，亦死也。與其死於賊，死

於饑，不若死於飽煖之爲便。」風聲若此，生聞之，當不勝股慄而心寒者。

據生管見，今日所急宜講者，其要有八。

一曰「勸糶」。今土膏甫動，農務方興，凡貧民之不支者，無非仰給於富家之轉移。一聞流賊猖獗，而富家爭相封固，爭相蓋藏，雖有千石數千石者，絕不開假借之端。民雖畏法，生恐畏死甚於畏法，脫萬一有病狂喪心者，振臂一呼，而饑寒之徒，將附之如蟻。師臺急下令以告富家，使之糶糶如平時，貧民安堵，則卽有一二狂悖者，亦何所逞其覬覦也。如令下而富豪猶敢逆命，生請發印函數百道，以封識其倉，則富豪誰敢不從乎？

二曰「平價」。富豪之不肯稱貸轉移者，幾二旬矣。民方嗷嗷，而一聞糶糶，則負擔而至者，肩相摩也。買者旣衆，則賣者必高索其價，價若湧貴，則民又亂矣。

師臺當急下令以告富豪曰：與其慢藏而誨盜，孰若平衡以市恩。定價每石四錢，則糶者糶者，皆得其平矣。

三曰「嚴禁」。此例若開，民之戴師臺，如戴慈父然。貧民之求糶者，非三兩五兩，三緡五緡，不過取之於朝暮升斗間之自給。勸糶之令，風聞隣郡，彼大賈將生販心焉，而陵民仍歸於枵腹矣。師臺當急下令，着落耆老及船戶，毋得粒米斗穀，以出我疆，此不惟活民，而實以固民也。

四曰「勸典」。民有緩急，非借貸即當典。今鄉間各處鋪戶，盡行收拾，猶富家之不肯糶糶。既借貸之不得，又當典之不能，事出反常，民亦不能存濟也。師臺當急下令曰：爾鋪戶將載重橐以反故鄉，則中途多盜，襲而擄之，事且不測，命於何有？若止此不遷，而又自封自殖，設大盜一至，席卷而驅，家且不存，利於何有？孰

若仍前交質，此方之民安，而若輩亦與之俱安矣。如此而民適其常，士恬其故，內變既消，而外變可以商守禦之方矣。

五曰「築堡」。民之甘於流離者，非樂去其故鄉也。蓋地險可據，斯民有去心，一旦變出不虞，遂至束手無策，慘不可言。今流賊不過恃烏合之衆，倏而東，倏而西，攻我無備，出我不意而已，實非有鉤棘長鑊，臨衝絞車之類。師臺當急下令曉諭各鄉，每村築一堡，村小者，兩村併力築之。大約高一丈二尺，寬廣三丈，若北地之鋼叉樓，堡上築女牆，下設鹿角蒺藜，上設灰瓶石子，烏銃弓弩之屬，堡上立一旗，各堡皆金鼓，若一堡有警，夜則舉火，晝則鳴金擊鼓，以相傳告。聞警之日，男婦老幼，悉入堡中，壯丁則登埤，自保各家糧糗，以藏蓄其中。賊既無所擄掠，豈能作數日留。如此，則民咸有固志矣。

六曰「守城。」陵之城，雖無高城，猶可修而堅也；陵之池，雖無深池，猶可濬而深也。倉廩庫藏之所在，賊所必爭，守城而用民壯，亦是常套，實非良策。况民壯半市井無賴，既無身家之累，誰肯效死勿去。萬一賊兵臨城，此輩何難以師臺爲孤注，則師臺非特當爲朝廷慮，亦且當爲身家慮。師臺宜下令，以告有力之家，使其遷男女之老弱者，悉移徙入城。彼家屬至，則輜重必與之俱至；輜重既至，則此城非師臺獨守之城，而與富家所共守之城矣。此法，蓋宋人行之而有效者，非生臆說也。

七曰「守具。」城有女牆，所以窺敵，女牆之隙，利用「鹿角」。「鹿角」云者：伐木爲之，去其小枝，存其大枝，又牙石魯，半埋牆內，半出牆外。城下利用「陷馬」。「陷馬」云者：掘土爲塹，上覆蘆葦，蘆葦之上，復覆以土，沃之以水，則數日之間，

土色如故矣。有曰護板，一曰行牆者，其法用堅木爲之，若采窻然，密用長釘以釘之，則城復如故矣。至於木鵝蒺藜，檣木鳥銃，麻搭火鉤，混桶水缸，一一皆須預辦也。若祇憑石子灰瓶，長鎗蠻板以禦敵，猶恐不足以作士氣也。

八曰「火器」。今我朝長技，無過火藥，而火藥之神妙不測者，大約有六十餘種。止止道人所傳火攻者，其法詳盡。然其藥物難以猝辦，不過無敵大將軍爲便。而其製不必用銅，止須以蒸熱柳木爲之，漬以晉石，配合硝黃，如大將軍藥料。中藏鉛彈，石子，飛鎗，飛箭之屬，亦如大將軍常例。百步之內，賊不可當，又宜用束蘆，灌以硝黃，魚油，俟賊近城，火燃束蘆，以鐵索鉤而擲之，所以焚磴道也。他如火箭，火鎗，神機銃，攪地龍之屬，又在所別議也。至於隨機應變，陷陣衝鋒之士，生尙有三兄弟，可以備驅策，此又在緩急間耳。

以上八條，實生管見。但以酬師臺知遇深恩，故不避忌諱，慷慨激烈言之。若此。至於成敗利鈍，非生所知。倘師臺留意，而毋與俗同，則陵民幸甚！天下幸甚！

柬周元亮

人生果爾生離不類死別！弟得從足下及金梅郎遊，方將左提右挈，共圖大業。不料梅郎竟化爲異物，而弟又在欲死未死之間，一片熱腸，竟成冰冷！

壬申秋，聞我元亮戰不利，東走維揚，今夏又不知我元亮利鈍何如？念之噫不能息。何時席捲東南，令我一開笑口？

弟邇來病苦難支，無以遣日，从昏憤中，偶成泪史一種。蓋取古人之可放聲

痛哭者，一擊節憑弔之耳！聊以自好，不堪問世，欲寄上一本，苦無人繕寫。冬杪春初時，郵筒請政，共作傷心。

東 劉 煥 於

古人作詩，原不拘音律，但要高下妥當，清濁中流，可短詠，亦可長歌；可解頤，亦可痛哭；便是高手，便是絕好辭。若泥唐絕爲半律，不過一排定平仄之格調耳。雖渭城朝雨第三句，未免用仄平，何以至今稱陽關三疊哉？

仄韻詩，古人猶不拘。有三平而一仄者，如「營州少年宿原野」是也。有三仄而一平者，如「湘中老人讀黃老」是也。有四句皆平者，如「尋真誤入蓬萊

「島」是也。有首句平，次句仄，三句復用平，四句復用仄者，如「漁翁夜傍西巖宿」是也。

李于麟論詩，最是刻薄。——不聞以音律不諧，並弁諸作也。梁非一所論，蓋在規矩準繩之中。我輩胡謔，未免在牝牡驪黃之外。

與甘太岑師

春初拜手勅，正在昏憤中，泥沙餘息，而辱存注至此，千秋知己，萬劫皈依。

客冬十月十二日，偶遊金陵，舟發至采石而病作，空囊羞澀，徒成浪遊，喪僕馬之資，而重遺老親累，傷哉薄命，言念涕零！

去歲苦旱，隴頭數畝，盡屬蒿萊，止一長鬚奴，又遣令自養。今年光景，益復不堪。不肖生平自負，絕不肯向鄉里小兒道一乞字，而鄉里小兒亦以此厭薄，釜魚盈尺，甌塵滿寸，當奈何！

月小盡，梁一過休庵，見不肖伶仃委頓，略無人色；老親淹淹垂盡，肌骨難支。乃爲不肖出一策，欲不肖走名刺謁當事諸公。不肖亟止之，曰：「不可！當事者固憐我，未必盡知我，知我不盡，而切切干之，與行乞何異？丈夫縱餓死凍死，亦當審所去就，豈可惹人厭憎哉，必不得已，當以情而求救甘老師可也。老師不特憐我，且深知我，知我而告以急，卽索以千金萬金，覺於心上無甚妨礙，無甚嫌疑。」因囑梁一作手書，書成而竟艱一价，馳千里，投片函。適有客南遊，不肖因有所懇，師臺諒不惜捷足一騎，以救垂死之命也。不盡欲言，臨書嗚咽。有近藁一帙，未經騰

寫，俟秋間附丁彥雲寄上，大率憤激語，悲酸語，不堪當師臺把玩也。

與周無所師

聞師台新膺黔命，撫鎮南徼，文武宏才，可略展驥足，朝廷幸甚！天下幸甚！但念一別數年，今歲方得頻通修候，而又忽作四千里分違，欣喜雀躍之下，復不知泪之何從也。彼狗馬依依，尙知眷懷恩遇，斯固有心人，何以堪此長離別哉？爾後惟師台自愛以愛天下。

與田子潤

讀足下來藝，筆陣開爽，大有領悟，充之以學力，則青雲事業，垂手可成。况足下年少高才，而功名又爲當今第一着，萬不宜自暴自棄，虛負此英雄豪傑也。

大凡做事業，便要打併精神一路，若習武，則弓馬韜略，必要嫻熟，必要講究，一切方隅圖陣，天官地輿，虎鈴龍遯，奇門六壬，火攻陰符之屬，一都要精詳，纔不爲當事者所鄙棄。若做儒士，四六手束，其急務也。凡真草行篆，以及判論敍文之類，皆宜留心，不可草草！

與周無所師

念四日薄暮，倅奴回，知師臺前塵已發，不日抵蕪關。斯念螻蟻微軀，辱在塵

士，始終蒙師台提拔，而猶眷眷於新侯，噓此冷焰，得以餘生後先老母，此皆函蓋生成之德之所自也。聞報之日，卽欲輿疾詣江干，頓首治祖，又念委頓伶仃，師台固憐我，不肖何地施顏面哉！行者再，止者再，怔忡躑躅，空自泪灑雲天耳！

柬王邑侯

斯身輕命薄，病廢時違，妄慕古人，閉戶着迷，不窺籬落者，已四年矣。前月念九日，建黃師忽馳手札，至命不肖匍匐台端，操觚左右，以備驅策。但私念殘形穢質，無當勃洩，何敢辱階前盈尺之地，而輕犯此雷霆哉？倘過愛建黃師之渥，使不肖得通刺附驥於諸門生之末，卽封萬戶侯，何榮如之！

寄 丁 彥 雲

承賜世思錄，忠義集略，伏讀長玩，一片忠肝義膽，照耀古今。聞廬陵之間多異人，信然哉！

前蒙甘老師，爲不肖致書於尹令君，不意黃鍾大呂，竟以寸莖起音也。何時舟過蕪江，使不肖輩得以一尊治祖，惟先生有以教之。不盡欲言，秋間再謀修候。

與 李 爲 霖

敵鄉今歲上天降罰，飛蝗蔽天，聲如雷震者，六七晝夜，所過狼籍，卽草根蘆葉，盡化爲烏有，米每石已糶兩許，今秋成如此，來春竟不知作何狀也。況流賊出沒於楚中，桐城變生於肘腋，不死於兵，必死於餓，奈何！奈何！

仁兄酒龍無恙，雙劍猶存，取功名富貴，正在此日，願努力自愛，毋徒向長安行樂地，虛度好歲時也。

與唐翼甫

翼甫近日情懷，時向謝幼靈得一消息，丈夫負義氣，那堪常偃蹇哉？今四郊多壘，取功名正在此日，足下當翺翔燕市，取金印如斗，寧空勞長安酒家乎？

何！

弟親年七十，衰苦伶仃，比歲不登，二黼無措，我復奄奄雞骨，行就樂土，當奈何！
大哥得佳兒否？二哥四哥，可寄聲努力青雲，以慰知己。

與張佩玉師

語云：「憐才易，知己難。」若師台不獨憐我，且深知我，千秋高誼，照耀山河。夫何接待未幾，而驪駒忽動。不肖數日來，寢處不遑，語言無味，鬱鬱知己之感，不知泪之何從也。不識此後三千里外，夜郎驛使，還得到江南否？猶幸今天子正寤寐老成，異日者，或公車北上，或星駕南轅，天若假緣再晤，亦未可知也。扇頭小詩，

并諸不腆，謹遣家姪賚上，聊獻僕夫，不敢言別敬也。

與周無所師

麟符一剖，虎節風馳，聖天子無復有西南之憂，是在師台震疊間耳。

不肖別來，所圖不就，有負深恩，悽苦蕭條，疇不能息，嗟哉薄命，竟至此乎！王父母故能推師台愛，厚待斯文，不肖縱有祕笈靈文，終屬多年寡嫠，欲嫁無媒。不肖深自悲悔，刻意焚修，暇則著書立言，以消此劫，眼前得失，概成蕉鹿，何足爲真？敝學師張佩玉先生，素剛方，有古道學風，又頗心熱，能於世態炎涼外，另開一眼孔，且能不襲師長套本，時策一蹇過休庵，上下數千年，提衡人物，洵亦人生快舉。

也。今歲行盡，以榮任南轅，不肖益復落落寡儔矣。聞佩玉師新任政，在師台鈐轄中。師台平素以進賢爲己任。若佩玉師文章德行，應屬第一。師台山公啓事時，如此高賢大良，料不令沉抑下寮也。

四千里路，不得時修候言，知己之泪，徒灑向江南梅花枝上也。臨發，得小詩一章，以識狗馬無盡之依依，四顧神飛，夢魂耿耿。周雷近况清安，梁一併心讀書，劉彩落落可念，許貫日有長子之變，此間情事，并附以聞。

柬甘太崧師

今年成泪史，計四十餘卷，始於昆蟲，次之草木，又次之禽獸，又次之盜賊，其

下有古今人物，舉凡報德報仇，負恩負義，以及炎涼面孔，蝮鷲心腸，一切不情不法之事，可風可勵之人，必欲起千秋朽骨，以誅之磔之，歛歛憑弔之，千秋而下，知盲人雙眼中，猶有如許血痕也。秃翁藏書，蓋正史也。是非非是，又將以補秃翁之不及，吾師得毋以不肖爲妄人乎？伏乞吾師鴻篇冠首，以爲元晏，自吾師而外，不令他人以少許墨瀋，溷我血痕也。

與陳凱侯

二十年兄弟，十五年竟不得一面，龍蛇虎鼠，命也如斯！弟明年當死，死之時，多在十一月，若逃過此劫，弟當買一舟，載數卷書，作十年山水間人也。年來厄在

脫輻，有禽言蟲言詩各六章，聊當小弟一幅行樂圖。其餘情事，說來無處說起；或爲天，或爲人，決再相見。

柬甘太岌師

許貫老移書見示，稱師台化行百粵，德及八蠻，減額外之征求，蘇倒懸之民困，父母之戴，神明之畏，師台眞景星慶雲哉！朝廷方枚卜循良，師台治行第一，夫復何疑！

不肖邇來情狀，不忍爲師台言，亦不忍不爲師台言！言之刃心刺骨，黯然消魂，無家而又無子，失明而又失聲。兼之螟螣降殃，不遺秉穗。以七十僅存，啄息之

老母，對萬死一生，無可奈何之病兒，親戚灰寒，知交星散，時相過從者，止一區區東西南北之女夫。況復流寇猖狂，安慶以下，梁山以上，賊氛充斥，殺人如麻。兵荒如此，或者或病，一步無所之，一物無所見之人，而身逢厄運，死不足惜。所可恨者，行將與荒煙斷草，同消沉耳！不肖自去年已髡髮爲僧，日向如來前懺悔一切苦惱因緣，以求速速解脫，近踪近況，大約知此。有休庵近稿三卷，潦倒之極，未敢奉覽，已託女夫謄繕，稿脫，當馳奏，聊以見未灰之念云爾。哽咽萬千，臨發欲絕。

與周元亮

嗟乎！我元亮近況何似耶？乙亥歲，梁因生從都門來，道我元亮南狩，西獲大

有，卒以明夷，不得濟蹇。嗟乎！天乎！何苦厄我元亮至此耶？曲江第一座，雖終是元亮消受，但恐弟病不及見，未免抱恨重泉耳。弟自別秦淮四大，久已奄忽，所未絕者，喉間一絲氣耳！所未灰者，胸中一寸心耳。

江南光景，大非昔比，陽九百六，兩構其殃，甲戌飛蝗蔽天，臘月雷震麥秀，乙亥螟螣食稼殆盡，宣城血湧如泉，丙子螟螣復作，工役煩興，夷山塹谷，加餉添兵。百姓者，已鴻雁而歌，鷹隼而視；當事者，猶傀儡而戲，谿壑而求。嗟夫！我輩不知死所矣！我元亮中州人士，風土敦龐，但數年來，流賊縱橫，我元亮得毋毀傷否？弟舍下去江僅三十里，而非此一衣帶水，其不作夏耕之尸者幾何哉？兩鄉音問，總不相關，『江南瘴癘地，逐客無消息』，我元亮誦此詩，不無心動否？

弟所著汨史，略有頭緒，錯翁客抄，即日脫稿。恨我元亮遠隔千里，不能過休

庵數月，讀我近來孤憤語，道學語，以作一絕快首弁也。邇來自家詩文序讚之類一味罵人，又恨我元亮不見撒潑語也。

嗚呼嗟乎！弟今生不願多活年所，但願再得見我元亮，足矣足矣！若夫天不我愍，緣從此絕，異日者，我元亮軒車南指，笳鼓東歸，蕪湖四十里南，奎湖之北，小桃源之間，有一石碣，上題曰：「盛此公埋骨處，」即弟活鬼之所在也。爾時若我老母猶在世間，我元亮莫惜登堂一拜，若我鄉里小兒也。言及此不欲再言。嗚呼！惟元亮自愛！

東周雲兮

不到杏花村。野者曾幾何時，而輒入更寒暑耶！不肖時時清夢，猶在桃花樹下，朦朧月底耳。雲兮讀書其中，焚香啜茗，時亦還見故人之影。否聞雲兮攻苦讀書，不徒事帖括業，千秋風雅，令我神馳。非一月初患一惡毒，幾不可起，今幸無恙矣！何時得雲兮過湖上，信宿休庵，同非一再能連床風雨乎？

東傅幟符

百里河山，渺若星漢，存亡苦樂，絕不相聞。比歲來妖氛充斥，滿地干戈，足下胸中，固知有甲兵十萬。但時移勢異，坐守孤城，恐不能抗賊。敵鄉山僻小縣，若欲避亂，猶堪給樵蘇也。春間會劉漢生，曾囑其寓書於足下，以道此意，書竟爲遊客

王濟字所浮沉。今秋暮，敝友梁泗源偶過訪其貴門生邢志白，忙中略附數語奉候，長江煙水，不載離情，終是費我相思夢魂耳。

與蔣行素

去秋梁非一遊白門，弟修寸楮奉候，而仁兄不見裁答，豈仁兄正在得意，遂忘薄命弟耶？抑或仁兄正看朱成碧，而所見之人，所寄之書，遂悅同夢寐間耶？則豈有蔣行素而忘盛此公者耶？弟今年尚活在人間，尙能閉戶著書，尙能延攬天下英雄，但不能多喫酒多喫飯耳。弟之近况若此，仁兄近况何如？

與李爲霖

天下有大咄咄怪事，念之每令人目光如炬，氣作白虹也。以才如我爲霖，正當驅十萬橫磨，以掃淨國步，竟爾黑貂削色，淪落長安耶？薄命弟，雖不敢望爲霖後塵萬一，提三千健兒，出九原雲中，絕榆林而東向遼陽，與匈奴相薄，一日三十戰，猶能呼聲動天地，使幕南無王庭。一旦雙眸黑暗，熱血徒存，嗚呼嗟哉！薄命弟已矣！以才如我爲霖，而亦甘心草草結局耶？

池安道史老先生，開府姑孰，建牙皖城，鈐轄七省，虛懷接引，刻意求賢，此鄉黃口小兒，市井無賴，皆得以狙詐見用，驅墜策肥，日糜餼廩，月費芻糧，未嘗見流

賊之短長黑白，早已望風遁去矣。以才如我爲霖，若肯懷刺西走，必朝釋褐而暮登壇，亦可稍展平生驥足也。此薄命弟所拳拳於我爲霖，惟留意圖之。弟窮冬無以度日，渴想夷堅志，以寄牢騷，願我爲霖寄我一部。明年老母七十，爲霖能再過湖上，不胸中耿耿，不盡依依。

與呂正之

別台兄而西，不過已九霜矣。一病不起，遂至龍鍾，命之不濟，尙復何言？每從坊刻中，讀台兄批評筆削，便是金玉在耳，璀璨在目，台兄之聲音色笑，恍到休庵東閣也。弟病中無聊，偶同一二朋友，調弄舊時脂粉，不惜固陋，郵鄆請正，台兄得

毋笑其倚門市乎？肅此附候，殊媿空緘。

與周元亮

丙子孟秋之書，寢閣金陵耶？達元亮記室耶？嗟夫！南北各天，升沉異路，以千里之遠，十年之別，區區一幅赫蹏，亦安足盡千秋心事乎？

讀丙子賢書，猶不見元亮諱字，元亮富貴終有日逼人，但薄命弟恐不能延數年之命耳！邇來元亮不建旗鼓，文壇大是削色，艾千子與張爾公互相標榜，此朋黨之漸也。朝議方大禁復社，此鈞黨之漸也。放逐禁錮之禍，將自吾輩開之矣。願元亮大振宗風，毋使一片八角壇，被纖兒撞壞也。

近况作惡，身世事總不堪說，亦不盡說也。元亮夢寐間，見瞎眼頭陀，蹣跚策杖而前者，此近日之盛此公也。惟元亮念之，圖一相見。

與楊白石

春光明媚，色色可人，挈伴尋梅，亦是佳事。休庵主人，又喜抵掌劇談，兼之床頭一甕，味頗清香，所少者足下荆竹數人耳。

與楊心一

牆外梅花，橫出一枝，直透窗前，犯檐而發，生香撲鼻，大可佐酒，足下當攜新製數篇，向花前讀之，以領略此一段春光也。

與減齋

後世非無說客，無說主耳！試看列雄縱橫時，其一代人品爲何如？若今紈袴兒，讀國語史記，且不能句讀矣，尙何說哉！

與力園

方子春散樂一部，遺棄東海中，世竟失其譜。爾後琴師所傳水仙操，實不過於客窗環珮同藁子耳。獲足下天琴一選，何必住蓬萊三月哉？

與傅遠度

貧者士之常，此是爲范史雲作解嘲耳！

與吳賓賢

歌不必定要繞梁過雲，但要得當年作者意。或喜，或怒，或歎，或欷歔，或慷慨，或低徊婉轉，宜各悉其態。不然，雖子夜玲瓏，無取也。

與 周 園 客

學問越遊越長，古來自經傳以及子史，原不是屋底一個說的。

與 汪 舟 次

奇書古榻，不遇賞鑒家，寧落襄陽一劫。

此
页
空
白

盛此公傳

周亮工

盛此公，名于斯，南陵人。家故不貲，先世有義聲，屋以內多藏書，外多良田。此公年十數齡，卽能讀等身書，有聲邑里。長肆力爲古文詞，雖不中有司尺度，而聲稱籍甚。然是時此公但閉戶讀書，固不出與人見也。

會其尊人捐館舍，乃愴爽好交。邑里人才智咸出此公下，此公乃以爲無足語。去而之秣陵，欲盡交東南士，東南士亦願交此公。此公以爲世且亂，吾當見天子，慷慨言當世事，彼經生何足語，會求其人於屠狗間。於是益散金結客，遂爲廣陵兒所給。是時邊事急，廣陵兒諷此公出家貲備公家緩急。此公故慷慨，欲見天

子言當世事，乃爲所中。久之，事卒不濟，而金垂盡，嗒然與世無所合，退而返里閭，里閭又嗤笑之。

此公益不復事事，產益落，所爲文益不中有司尺度。佗僚無聊，多飲酒，與婦人近，不數年，病矣。少癩，右臂詘伸不已，右指遂不詘伸。此公故工書，丐其書者，輒以左手濡墨，納右指竅中，見者以爲苦。顧其書則益工，時爲人據石壁窺書。好爲詩，酒後嗚嗚吟不已。間至秣陵，遴制舉義行之，非其志也。

歲在辛未，予自大梁來秣陵，省家大人。家大人好此公詩，語亮曰：『此間有盛此公，工爲詩，兒識之。』亮因以父命往交此公。此公獨異予，以爲恨不十載前識。明年，此公目病，數明晦，或不能視。予竊憂之，諷其勿讀書飲酒。此公曰：『如是，不如其遂盲也。』會目病甚，又念母老，乃別予歸，意愴然，若不復與予見者。予私

以爲予當復見之，意以其盲而止耳，孰意遂不復見耶！

此公歸，吾師靜原相公，方督學江以北，耳其名，詢之郡大夫；郡大夫以盲告公曰：『江以北，其不盲者何限耶？』於是邑令盲試之，旅諸士進於郡大夫；郡大夫復盲試之，旅諸士進於公。公大奇之，乃得補博士弟子員。嗟夫！此公盲矣，猶不忘視；屈其二十年銳往之氣，頰而與邑之黃口兒，扶掖彳亍，旅進旅退，爭有司階前盈尺地而不慚，豈不悲哉，豈不悲哉！

試後，猶寄語予曰：『盲兒無以慰老親，子毋嗤！』予爲悲動者久之。因慨夫祖宗立法過嚴，士卽負奇材，抱異質，魁奇特起，不俛首就有司尺度，他途無由進。又慨夫吾師靜原相公，能於成格之中，破例待人，使旣盲之士，猶得出而就有司尺度，且不惜階前盈尺地，與盲士龔龔不休。嗟夫，此固昌黎代張太祝望之當世

而不得者，今得之公，豈不甚盛舉哉！

又明年癸酉，予自秣陵返大梁。聞此公以日久不愈，愈憤激，家益窘乏，無從得醫藥，於是遂長盲矣。然嗚嗚吟如往昔，巧其書者以筆濡墨納右指竅中，如其不盲時。此公以手捫幅，兔起鶻落，神采奕奕，視不盲時有加，環觀者自愧其雙眸炯炯也。益好讀書，危坐繩牀，聽他人誦，更番不令休。入耳輒記憶不遺，有所撰述，口授友人，滔滔汨汨，凡數人不能供筆札。

常以書寄予大梁，至數千言，『言子當不長貧賤，他日擁節江上，取道南陵，魁湖之北，桃源之南，予墓在焉。子當登我堂，拜我老母，爲我書石曰：「盛此公埋骨處。」予願足矣。他則子之事也，予何言。』予得其書，忽忽如失者數日，知此公將不永矣。不數日，凶問至，予爲位哭之。

會予成進士官山左，不能卽至秣陵。比至秣陵，欲買舟省盛母，會亂甚，又不果行。乃使掾往慰盛母，掾歸，爲予言盛母年且開八表，妻倍孝謹。故無子，一女先盛沒，一老僕，樵以供兩孀婦。糠豆不贍，裋褐不完，敗屋數楹，不蔽風雨，行道見之咨嗟，而爲之友者弔唁闕然。嗟夫，天乎，孰使此公而至此極耶！

予解橐金，復促掾往，贖其田之易與族人者，佐盛母饘粥。市石，檄南陵令碑其墓。予自書『盛此公埋骨處』。從其生時請也。西蜀蝶庵陳公時守宛陵，公在大梁，蓋常聞予數言南陵盛此公不置。邑屬公，公白檄令視盛母無恙，手書『盛此公讀書處』爲額，懸其常危坐繩牀側。復允予請，以其行誼補郡乘。其讀書之屋，蓋已受值，期以盛母存歿，不能待盛妻也。予歸其值，祀此公於中，俾其老僕守之。

此公好爲古文詞，盲而死，無子弟爲之收拾，故多散亂。其所著，如毛詩名物攷三十卷，休庵雜抄十卷，曆法二卷，輿地攷十卷，羣書攷索十二卷，今所傳者，獨名物攷耳，他皆不傳。

予遣掾就其家抄遺書，盛母泣曰：『兒著書咸爲人竊去，惟有詩若干卷，老年人坐則懸之肘，臥則枕之。老年人不卽填溝壑者，憐吾兒並數寸之書亦不傳耳，今且托之周君。』予受而泣，因爲之次第壽之梓。

嗟夫，此公能文章，而不以文顯；好彎弓馳驅，而不以將名；行誼不愧古人，而不以行徵；工爲詩，而不以詩辟。黃金旣盡，日徒憤激，退而自悔，又以盲死。篋簞未占，嗣續中絕，老母寡妻，形影相弔。生平故舊，不爲存問；遺書狼藉，行誼莫傳；徒存此數卷之詩，懸命於七十餘年母氏之手。使不知此公者，讀其詩，以爲其才且盡。

於此，而知者因其已然，想其未然，咨嗟太息不能已已，嗟夫！孰使此公而至此極耶？

夫士既不能塊然獨處，則不得不出而與人交；與人交，不受其益，徒爲所害如此。此雖其不慎交遊所致，然孰非天哉！孰非天哉！天爲庸流俾長守富貴，少爲姘節奇行者，必陰摧折之，從來久矣。予又何憾於廣陵兒哉！

此公，初名錢，今尺牘中所傳盛錢候是也。

民國二十年二月初版

凡

改正實價大洋三角
〔實價不折不扣外埠郵加寄費〕

不許翻印

著者	盛于斯
標點者	陳楚材
印刷者	美成印刷所
發行者	開明書店

發行所 分售處

上海四馬路望平街
 電報掛號七〇五路
 廣州惠愛東路
 北平楊梅竹斜街
 濟陽鼓樓北

開明書店 開明書店

郵 票
一 分

上海兆豐路安多里

開明書店編譯所

寄

啓者：敝店創設以來，出版各種書籍，對於形式，內容竭力研求，不敢稍怠，承國內外讀書界交口稱譽，欣感莫名。敝店受寵之餘，益當奮勉精進，以求克副期望。用特創製此項批評調查表，夾入書中，敬求 台端於讀畢此書之後，對於書中瑕瑜，盡情指摘填寫。賜寄，俾便參酌輿論，於再版時改善訂正。敝店敬備優待券，並各種贈品，於收到此表後，即行寄奉，藉答雅意。倘蒙 賜寄長篇批評，（如本表不敷繕寫，可另用他紙寫成夾入）並當在敝店不定期刊『開明』上發表，酌贈一元。以上十元以下之書券，如承將書中誤字校出填入後，列勘誤表，尤所歡迎。想 台端為促進文化，改善出版物起見，定當樂予贊助也。專此奉懇，敬頌

台祺。

開明書店謹啓

														頁	本書勘誤表
														行	
														字	
														誤	
														正	

開明書店讀者調查表

此類書表	曾過否	書目	本店	閱過	曾否	狀況	此書	購得	是通郵	否	永久住址	現在住址	字別	姓名
		小冊		單張		實價	店名							
													別性	業職

對於
之批評

訂裝	面封	刷印	張紙	容	內

批評者
年
月
日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2 1366B

